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赵云声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7

ISBN 7-5387-1681-5

I. 中... II. 赵...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64 号

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

作 者 赵云声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三味书香创意工作室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52)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81-5/I·1604

全套定价 53.60 元(本册定价 26.80 元)

目 录

民国第一案

- 第一章 一声枪响 ,举国震惊 3
- 宋教仁在这一声声地祝福声中转过身去 ,将票递向剪票员 ,就在这即将剪票的刹那间 ,突地从人群中窜出一个身影 ,朝着宋教仁“砰”地一枪 ,子弹打进了宋教仁的后背。
- 第二章 大总统下令 重悬赏格 迅缉真凶 6
- 民国建设 ,人才至难 ,执事学识冠时 ,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 ,无不加以爱护 ,岂意众目昭彰之地 ,竟有凶人 敢行暗杀 ,人心险恶 ,法纪何存 ?限期缉获凶犯外 ,合先慰问。
- 第三章 迎春坊 ,来人不是寻常的狎客 12
- “鄙人知道凶手是谁 !”王阿法兴奋得一下子又站了起来 ,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 第四章 应夔丞何许人也 ? 16
- 这位“应大人” ,说起来在上海滩上 ,倒也颇有些嘴脸。他出生在一个奸商家庭 ,从小便不务正业 ,在上海花

天酒地、狂嫖滥赌,吸毒纳妓,无所不为。

第五章 武士英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0

武士英这一介武夫,长年的落魄饥渴,今天得遇天仙般的佳人丽女,他淫火难捺,应桂馨和胡翠云刚刚离去,便迫不及待地 will 胡彩云宽衣解带,搂入怀中。

第六章 浩浩荡荡律师队伍,竟清一色是洋人 28

证据确凿,程德全都督致电北京内务部,要求将洪述祖拘留关押,以便质询。但谁知电报传到内务部后,回电告知,洪述祖已经逃离。

第七章 孙中山大声骂道:“原来又是他捣的鬼!” 34

白纸黑字,证物凿凿。原来这桩刺杀宋教仁的血案果真是由国务总理赵秉钧及洪述祖一手操纵的政治谋杀。堂堂的一国总理竟直接参与阴险谋杀。

第八章 袁世凯抄起茶杯,摔在墙上:“不识抬举!” 41

了解袁世凯的人都清楚,他的用人谋略,历来是恩威并举、黄白兼用。黄的是金钱美女,白的则是刀枪血刃,既然恩不成,就要施以威;金钱美女收买不成,那就只有靠刀枪血刃了。

第九章 她等待应桂馨请赏归来 46

赵秉钧彻底明白了,这是袁世凯的赐死。没想到自己为宋教仁案竟紧随应桂馨之后,要被袁世凯杀人灭口。赵秉钧接过药丸,灵机一动,高叫一声:“来人,拿水,我要吃药!”

第十章 最后一个漏网者 54

被绑上电椅时,不知是洪述祖身体过重,还是操作人员不熟练,待脚板抽去时,竟将洪述祖的头颅绞了下来,顿时血喷如泉,本来想让他留个全尸,却落了个身首两处。

杜月笙与蒋经国斗法

第一章 杜公馆内乱成了一锅粥 63

她得知是当今皇太子蒋经国亲自下的逮捕令之后,她那“女英雄式的轩昂气概”顿时消失了。焦急、慌乱、惊恐,使得她几乎是在衣饰不整的情况下来到大客厅的。

第二章 杜月笙与蒋介石的恩怨 70

杜月笙见蒋介石如此心胸狭窄,便卖掉杜美路的房舍,寻一借口,与杨虎一道前往香港,想以此躲开蒋氏。

第三章 大亨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75

“别哭了!”杜月笙啪地一下再度将折扇摔在桌上!厉声说道:“我杜月笙有八个子女,不就只抓进去一个吗?有什么可难过的?还不至于断子绝孙!”

第四章 物价是靠人头来镇压的 81

一听将王春哲枪毙,会场上立时寂然了。因为谁都清楚王春哲的后台是孙科。孙科乃孙中山之子,曾任过行政院长、立法院长。

第五章 灯红酒绿下的霸王请客 88

这些金融工商寡头,个个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虽知蒋经国来者不善,这口饭均不想吃,但却又不敢不吃。临近晚饭的时候,这些往日在上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富豪大亨们,乘坐自家的小汽车,陆续抵达。往日年轻摩登的招待小姐,今晚均换成了五大三粗的军人。

第六章 杜月笙反戈一击 94

蒋经国的五虎上将,也一个个地来到了。青年军的王升、李焕来了,刑警督察长程义宽来了,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来了,保密局毛人凤的人也来了……

第七章 矛头转到了表兄弟身上 102

忽然一辆汽车从国际饭店开出来,转向附近的一条小巷。负责把守街口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一个分队长和十几个队员立即围上去,拦住汽车,喝令小汽车停下检查。这时,车上突然跳下一个人来,举着手枪对着那位分队长。

第八章 蒋经国的哀鸣 107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黄浦江上已经停止了喧嚣,一片沉寂。可是外滩上,一个瘦削的身影,仍在中央银行大楼下来来回回地徘徊。他,就一直追随蒋经国七十天的霍葆彤。

泰晤士河畔的阴云

悲壮的序典 117

第一章 缉捕“国事要犯” 119

清朝不能在英国捕人 ,特别是英国又有保护人权法 , 如让英国政府知晓捉捕孙中山 ,就会遭致国际上的干涉。	
第二章 剪去长辫 脱去马褂.....	127
唐怀远想到这里 ,不禁疑惑起来 这个人怎么也到西 半球来了?他是干什么的?他会不会就是孙文呢?	
第三章 医学救不了我的祖国.....	135
一天傍晚 ,铃声响了 ,这是图书馆闭馆的信号 ,突然 , 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孙中山警惕地一回身。	
第四章 你导演的戏该开场了吧?	143
孙中山被他们相挽着走进长长的甬道 ,他举目四望 : 楼堂馆舍 ,竹林兰草 ,好一个幽雅的所在!	
第五章 中山被囚.....	151
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血迹 ,这时他惟一的念头就是 : 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	
第六章 中山牢狱传书.....	156
当那英籍女仆进来做杂务时 ,孙中山问她信传了没 有?女仆用夸张的表情回答他 :“传了 ,你不信 ,我可以发 誓!”孙中山一眼就看出她是在撒谎。	
第七章 漆黑的夜空里已经透出了一丝光明.....	164
孙中山正手扶窗扉上的铁栅 ,窥望着窗外 ,阴沉的夜 晚 ,愁云密布.....他像没感到有人进来一样 ,依旧望着这 漆黑的夜空想着心事。	

- 第八章 孙文会不会被秘密转移出中国使馆..... 168
一个可怕的想法涌入他的脑海：孙逸仙会不会已经被秘密转移出中国使馆，解渡到海上了？
- 第九章 凶手的试探和讹诈..... 174
马凯尼盼望能启航的日子赶快到来，尽早把孙文押走，他这颗悬着的心才能落地。
- 第十章 革命家在伦敦的境遇..... 178
蒙申则走过去，自己倒了杯甜酒，他抓起酒杯——正欲喝的时候，已经被调到外勤的柯尔，借着买菜的机会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孙先生不见了！使馆里的各个房间我都找遍了，也没见到孙先生！”
- 第十一章 他一直在地牢奋笔疾书..... 182
从那天起他一直在奋笔疾书，追述他被捕和在狱中的全部过程，揭露清使馆和马凯尼的诡骗的阴谋。
- 第十二章 孙中山怒视着马凯尼这个衣冠禽兽..... 188
他之想救孙中山，原本只是出自一个基督教徒的良心，可他万万没想到此事会激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和轰动。
- 第十三章 悠远的尾声..... 195
女记者受宠若惊地望着孙中山，连忙还礼：“真没想到，总统阁下还能认出我来，我感到万分荣幸！”

枪声在中央党部响起

- 引子 “仇敌”相见..... 199

第一章 五步流血.....	202
突然从塔松后面摄影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人来 ,对 准汪精卫的面部“啪啪”两枪！接着又朝踉跄的汪精卫的 背部追射一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血流满面。	
第二章 酷刑逼供.....	208
这是警卫森严的特殊病房 ,孙凤鸣由于胸膛中了两 弹 ,生命已濒临垂危。他静静地躺在单间病床上双目紧 闭 ,几位大人物进来 ,他连眼皮也没有动一下。	
第三章 陈璧君怒斥蒋介石.....	216
蒋介石一见陈璧君挑破了 ,更加坐立不安了 :“汪夫 人 ,此事绝非我手下人所为！请不要上李宗仁的当 ,我怀 疑此事十有八九是共产党.....”	
第四章 危楼起事.....	224
室内沉默了。只听见孙凤鸣的一双脚在来回地走动突然 ,他停住了脚步 ,激动地说 : “中国要想有救 ,除非有人一枪打死蒋介石 !”	
第五章 怡和轮上.....	234
两位大汉一见崔正瑶 ,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崔正瑶 心里一惊 ,但事已至此 ,她也只好硬着头皮进了舱房。	
第六章 奇怪的“少将”.....	242
沈醉顺着叶阿娣的手指望过去 ,果见一个身穿军装 的人正在跟里弄口的哨兵交涉。沈醉叫了声“不好” ,就 急速带人飞奔下楼。	

第七章 崔正瑶被捕..... 247

这位青年见退路被堵住,便撒腿往前跑,可这时,楼道里,几个房间的房门几乎同时打开,十几名特务一起冲出来,将敲门的青年堵在了走廊当中。

第八章 魔窟里的审讯..... 253

压杠、坐老虎凳、针刺手指甲.....毒打从下午延续到傍晚,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竟全无奏效。这使戴笠大为恼火,最后他撕去斯文,惨无人道地让特务扒光了崔正瑶的衣服。

第九章 戴笠的“厉敌”..... 262

酒干完了,可戴笠仍痴痴地望着那干尽了的酒杯,他多么希望这杯中的葡萄酒,能变成他厉敌王亚樵的鲜血,也能被他这样一饮而尽啊!

第十章 蒋介石的“寿礼”..... 268

蒋介石伸了个懒腰,昨晚他实在是太兴奋、太疲乏了,宋美龄那一伙女眷们跳舞打牌,直闹得他一宿也没有安生。

尾声 又一次刺汪..... 274

汪精卫捏着这张电报纸,手不住地颤动。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他掏出手绢,揉了揉眼睛,想仔细看看.....可接连看了三遍,电报上依然是这几个清晰的字句。

智除巨阉

第一章 皇兄病危..... 281

张皇后一语道破：“为了苟且偷安，你怕魏忠贤，难道就不怕我一国之母吗？！”

第二章 风波迭起..... 300

妥娘惊诧地睁大眼睛，竟半天也未能眨一眨，直过了好久，她扑地一下跪倒，连连求饶：“魏公公……您老人家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作践贱妾的熙春院啊！这熙春院虽是青楼烟花世界，可从来卖艺不卖身，哪来的怀孕女子！”

第三章 花落谁手..... 324

太医躬身而进。正要说什么，魏忠贤抬手制止了他：“不要说了！回家好好歇息去吧！你累了，回去……回去吧！”

第四章 女色媚君..... 350

我就不信圣心不动！待老夫再试它一试，管叫他欲火难熬，见色思淫，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章 阜城挽歌..... 368

魏忠贤听得头冒冷汗，浑身发抖，跪伏在地，痛哭流涕：“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啊！老奴不能事新君，只能随先帝地下去了……”

民 国 第 一 案

第一章 一声枪响 ,举国震惊

1913年3月20日 ,早春的上海。

白天淅淅沥沥地下过一阵小雨 ,夜晚雨停了 ,喜欢夜生活的上海人不顾早春雨后的微寒 ,纷纷走出家室 ,涌向华灯如昼、车马如梭的十里洋场。上海沪宁火车站前 ,历来是人来车往、喧嚣热闹的所在 ,这时就更变得熙熙攘攘。

难得的是闹中取静。离车站不远处 ,有一条狭小僻静的里弄 ,内中有一家酒店 ,精巧雅致 ,尤其是楼上靠窗处的一包间雅座 ,距车站仅数十米 ,因其后窗紧靠车站的议员休息室 ,所以站在窗前 ,可将议员们的进进出出看个一清二楚。

小店不仅陈设雅致 ,饭菜也很讲究 ,但今天包下这间雅座的三个人 ,显然既不想在这里吃花酒 ,也不想一醉方休 ,他们只是简单地要了几样小菜 ,一小壶老酒。这三个人饭虽吃得很斯文 ,但人长得却并不斯文。坐在主人位置上 ,几乎没有怎么动筷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人 ,他面色枯黄、消瘦孱弱 ,一看就知是鸦片烟和纵欲过度 ,掏空了他的身体和血脉 ,使他骨瘦如柴、一脸菜色。和他坐在对面的则是一个壮汉 ,年纪略小一些 ,三十五六的样子 ,五短身材 ,满脸横肉 ,鼻孔朝外翘翘着 ,显得出奇的又黑又大。他虽是今晚被请的客人 ,但却一点也没客气 ,桌上的几碟小菜和那壶老酒几乎被他扫荡一空。

时针指向十点。街上的行人少了 ,车站广场也渐渐地沉静了下来 ,一直站在窗前担任_▲望的那个年轻人回过身来 ,朝瘦削的中年人点了点头。中年人立即站起身来 ,用手按住了五短壮汉伸向

酒壶的手,略带歉意地说:

“兄弟,今晚大事在身,酒就先喝到这儿,待事情成功之后,老哥我在迎春坊设宴,咱们喝它个一醉方休!”

这位中年人边说边从提包里掏出了一把崭新的德国造勃朗宁手枪,“咔咔”连着压上了五粒子弹,掂了掂,递向了五短壮汉。

“他们来啦?”五短壮汉一边接枪一边询问。

瘦削的中年人点了点头后,将枪放到壮汉手中,并随即紧紧握住这壮汉的手,期盼而庄重地:“成败在此一举,兄弟,拜托了!”

“应大人放心,武某不会有负重托!”被酒精烧起来的这个自称“武某”的人熟练地把弄了几下手枪,将它揣进了怀中,然后穿好外衣,同这位应大人道了一声别,就随窗口那个年轻人悄然走下楼去,淹没在浓浓的夜色中。

与此同时,另有一行人,此刻也正向车站走去,他们衣着整洁,气宇轩昂,不同凡响,都是辛亥革命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们之中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这些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今天是来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送行的。宋教仁,字遁初,别号渔父,是位年轻有为的干练之才,自从理事长孙中山先生去日本之后,他就担负起领导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的重任,近几个月来,他为第一届国会的召开四处奔波,今天是应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前往北京议政,商讨关乎民国命运前途的方针大计的,所以这位年轻的理事长今天格外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送行的这一批民国干城,国民党领袖人物也都满怀希冀、谈笑风生。

这次由上海到南京,然后由浦口开往北京的列车,开车时间是夜十一点整。待到十点四十分左右时,宋教仁率先站了起来,黄兴等知是时间已到,便也都随之站起,提好行装,一道走出议员休息室,走向检票口。

就要剪票了,宋教仁从送行人手中接过自己的提包,众人也随即收住了脚步,人们挥着手,进行着例行的祝福:“祝渔父兄一路顺风!”“一帆风顺!”“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宋教仁在这一声声地祝福声中转过身去 ,将票递向剪票员 ,就在这即将剪票的刹那间 ,突地从人群中窜出一个身影 ,朝着宋教仁 “砰”地一枪 ,子弹打进了宋教仁的后背。

“啊!”地一声惨叫 ,宋教仁扔下提包 ,退到铁栅栏旁 ,这时紧接着又是“叭”“叭”两声枪响 ,凶手射向了左右的人群 ,车站顿时大乱。黄兴等如梦初醒般急步扑向宋教仁 ,焦急地问道:“遁初 ,怎么样?”

“我中枪了!”宋教仁说完 ,一下子倒在黄兴的怀中 ,他手捂着伤处 ,声音孱弱地又说了一句:“我被刺了……”

廖仲恺和吴铁城急忙去呼叫车站中的巡警来捉拿凶手 ,可他俩找来找去 ,偌大的车站竟没有见到一个巡警!

于右任帮着黄兴将宋教仁扶出车站 ,拦住外面驶来的一辆汽车 ,将宋教仁送往了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这时 ,廖仲恺等也好不容易地找来了巡警 ,可凶手早已在同伴的掩护下逃之夭夭了。

第二天 ,举国震惊。各家报纸均以头版头条位置 ,用大字标题 ,刊出了这一刺杀案件。在这国会即将召开之际 ,全国第一大党的领袖人物 ,众望所归的国务总理的最佳人选 ,突然被人刺杀了 ,这一轰动中外的新闻 ,即是近代史学家们所称的 ,民国第一政治大血案。

第二章 大总统下令：重悬赏格，迅缉真凶

宋教仁上了汽车以后，送行的人大多留在了车站，有的协助巡警搜寻凶手，有的致电各处机关，侦察通缉，只有时任国民党干事的于右任陪同宋教仁一起去了沪宁铁路医院。

到达医院时，已是深夜。医生都不住在医院内，值班的派人去找医生，于右任陪同宋教仁在值班室内等候。宋教仁因流血不止，脸色惨白，他紧紧地用手捂着伤口，不住地呻吟。于右任想看看他的伤口，宋教仁推开他，流着眼泪说：“任公，不要看了，我恐怕不行了。为人总有一死的，只是事业未成，令我不能瞑目！”宋教仁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有三件事，我得拜托任公！”

于右任一听这话，知是要他照料身后之事，连忙掏出纸笔来，肃然正色地：

“好，你说吧，我一定记好。”

宋教仁忍着疼痛，正了正身体，说：“第一件是，所有南京北京及我在日本东京寄存的书籍，统统捐给南京图书馆。”

于右任点了点头：“好，我记下了。第二件？”

“我家本来寒苦，是老母一手把我养育成人，今老母尚在，拜托您和克强及其他诸位朋友、同志，替我照顾。”

于右任又深深地点了点头，这时宋教仁因剧痛头上已沁出了一层汗珠，于右任连忙掏出手帕，为他一边擦拭一边应道：“这你就放心好了。我和克强一定像照顾自己母亲一样照顾伯母。”

他们所说的克强，即是黄兴。黄兴原名轸，字堇午，因民国纪元前十年第一次长沙起义失败，清廷悬赏通缉，为便于奔走革命，

始改名为兴,字克强。他也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系同乡同学,又一同闹革命,十几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于右任知道他俩的这层关系,所以特意强调黄兴,好叫宋教仁更加放心。

“谢谢了!”宋教仁惨笑了一下,“第三件是,党国的事业诸君仍当继续努力进行,切不可因为我遭遇不幸而生退缩,放弃国民的责任。我本欲调和南北,费尽苦心,为国为民,现时局已见曙光,胜利在即,但谁知此暴徒不理解我的心意,误会太深,以致置我以死地。”

由于激动,加之说话太多,宋教仁的疼痛、气喘都骤然加剧了,于右任正不知如何劝慰为好时,医生赶到了,于右任连忙协助医生护士将宋教仁扶上病床。

解开衣服,医生怵然一惊。原来子弹打在宋教仁的右腰骨稍偏处,与心脏极近。医生指着伤口告诉于右任:此乃危险地带,生死难卜。子弹已经深入体内,只有先取出子弹后才能医治。

经于右任认可后,医生进入手术室施行手术,取出了子弹。这颗子弹弹形尖小,这在当时极少见到,显然系新式手枪所用。

手术过程中,宋教仁一直呼痛不止,医生虽为他注射了止痛药水,可他仍不住地呻吟,无法安睡。天将黎明,黄兴、廖仲恺,连同曾任前上海都督的陈其美都前来探问,宋教仁见到这批一道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热血朋友后,更无法入睡了,刚刚施行过手术的身体虽不能启动,但他用眼睛深情地巡视了一遍,最后将目光停在黄兴的脸上,期冀地说:

“我要死了。但我死后,诸君一定要继续往前做去!”

黄兴等连忙点头应允。

宋教仁这时又忍着疼痛,让黄兴拿出纸笔,口述了一份给袁世凯的电报。经黄兴整理后,将电稿又念给宋教仁听。

其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

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挠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骂。”

宋教仁听完认可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黄兴立即派人发往北京。朋友们见宋教仁临危犹不忘国事,犹以宪法为念,犹对大总统寄以厚望,犹殷殷期盼实现他所为之追求的共和国,大家均为他这种执著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天大亮,闻讯赶来探望的朋友越来越多,宋教仁的病体却越加深重,疼痛缠绕着他,折磨得他大汗淋漓,难以忍受。他紧蹙着眉头,痛苦欲绝地哀叫:

“我不怕死,可疼痛难忍啊!请你们告诉医生,若不能止住我的疼痛,就叫我快点死吧!”

大家自是又一番劝慰。好在这时,约请的其他各大医院的名医均相继赶到,除中医外,还有几位著名的西医。经过这批专家的会诊,认为肠已受伤,必须剖验补修,只有这样也许尚有生还的可能。

因事关剖腹,所以于右任将国民党内的同志与宋教仁的亲朋好友都召集在一起,告知医生的诊断后,说:“渔父病已至此,与其不剖腹而死,徒增后悔,不如听从医生的意见剖腹一次吧?”

经大家一致同意,宋教仁重又走进手术室,由五位上海最有名的医生,共同为他施行手术。医生施过麻药,剖腹取出大肠,洗净上面的血块瘀积,见有小洞,用线缝好后放入体内。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几位医生也面有喜色。但谁知当麻药渐渐消散之后,宋教仁刚一醒来,便大叫疼痛,且大小便流血不止。